

T5762.9/0740 (3)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9 1953

第九回

小解元才高蔡出集標名
俏媒婆事急克做新人婚

詞曰

仙意深微每於中藏唾吐不道天才細
來其味。柯斧多欺益時他伶俐把迴避和世
位替他是傳人利

右調霜天曉角

話說這緒媒婆見寡無知說得甚是利害
只急得滿眼垂淚不敢做聲逢寅所了
只得請教寡無知寡無知道依我主意且叫
這些人將礼物歇下固置一個妙法
出去回也方保得大家



沒事褚媒婆被他說得疑心一寒胆怯趕來不敢去見員
公子便只得上前叫抬禮物人歇下寧無知見禮物歇下方看
着逢寅說道先生不是外人這件事做得不巧了若直過一
同走去退還禮物便定然激出事來為今之計我們只好用變
兵之法去緩他且緩到後來再取巧兒說明了悄悄送的送還他
方纔有幾分把握先生你道如何逢寅不願去見他說出許多
算計便乘机推把道寧兄好個緩兵之計真是萬全如今既有
此萬全之計可行可止可遲可速悉在寧兄寧生事外之人何
必定去以壞事只此以復主人了寧無知見他要去同住道適
終此來原說三人同去今先生不去未免要泄無謀逢寅哄道

兄豈不知閉口深藏舌安身處處牢寧生說他做甚寧無知曉
得逢寅是個有欲之人因他盒中的取銀兩封銀子送與他道
先生不怪可收此物使我放心行事逢寅只應承的袖之而回
以復幸尚書不題正是

小人付小人

無冰只為利

大家分受些

做事要家易

寧無知將他欣然受了方對中人說道公子這頭親事原是瞞
有幸老爺不意今日恰回家一時夫人不曾說明故幸老爺
這樣發怒但逢來夫不逆妻言這些禮物少不得日後還要送
來親事原是夫人做主我是夫人的兄弟等我慢慢去勸老爺

無有不妥之事若是不妥再回公子不遲今日且借重列位將
禮物送到我家你們辛苦了一日且喫子喜酒去這些中人抬
未抬去是口枯舌燥不得已煎下粗兒喫酒使滿口應承抬
到寧家喫了酒飯各自散了寧無知與褚媒婆將禮物收好然
後來見貝公子細細說知尚書回家事情不巧一時便明受
家姐叫將公子禮物收在我家待說明了慢取去故回禮
俱不便送來明日等小姐過了門補送來罷只是還有一事小
弟臨出門時家姐又使侍女出來說道倘勸老爺不轉只得要
叔宜之法將小姐移至小弟家中以母舅出嫁甥女悄悄送與
公子成親成親之後就不怕老爺了貝公子听了果然大喜便

設席款待寧無知因說掛禮物在家中只畧領情與褚媒婆
弄個眼色便一齊告辭貝公子還要酌下褚媒婆再三不
惜竟同着寧無知到家中同宿日夜商量不題正是

奸人奸已被

又復別生奸

誰道奸無已

終為奸受愆

却說廉清送五更鼓被報人抬去先逼他寫了賞票然後請他
去飲鹿鳴宴主考官見廉清果然止得十四五歲的孝生頭
髮尚未長齊俱滿心欢喜以為送來無此少年解元十分相愛
俱各盡歡飲宴不一時廉清簪花掛綵鼓樂旗仗送廉清解元
回寓廉清在馬上醉之醉能越顯得十分好看者無不喝采

同到寓中幸天寵接着不勝快活廉清見逢寅回去了遂不提
起廉清隨即先去拜謝宗師感他荐拔之恩相見甚喜宗師悅
說道賢契高才竟不掄元方顯我識力不差向因路途遙遠不
曾問得賢契之是孝感懸籍可曉得有一位孝春鄉號恕魯
的麼廉清所了連忙打恭道這孝春鄉就是門生的岳父不好
老息師為何問及宗師所了愈喜道原來賢契是我老師的有
此真是奇事可謂無意而補過了只可惜我世弟不曾中得廉
清听了道原來老息師与家岳父是師生如今老息師又与門
生了自此宗師与廉清更加親密廉清在省中見座師会同年
忙了日餘方纔收拾起身回幸公子一路为家十分榮耀正是

從來有用是文章

畢竟功名姓字香

一個草茅貧賤子

忽然扶作解元郎

却說幸尚書与夫人自送不見了小姐因着家人分頭在遠近
左右打听却又不敢明言誰知一連數日一似海底撈針又如
捕風捉影幸尚書把怨一回又嘆息一回的却夫人那裡還敢
言語只是垂淚暗哭却又怕廉清早晚回來便日就憂時怀
于是無可奈何因叫人收拾了東庄上一所所房請廉小村夫
妇居住又送禮送衣服的此時廉小村家中早已有人報过夫
妻甚是欢喜今又見幸夫人看人這般殷勤便十分过意不去
因再三苦辭道我家廉清若無你老爺夫人息育怎得成人若

無老爺教誨怎有今日之榮 我老夫姐兒間等屋足可蔽風雨
幾件粗布衣足可遮寒此小生意足可糊口我有長子足可以
娛我老年燕清久已是老爺家的人了煩你去与我多拜謝
老爺夫人萬不可以我老夫姐索心孝家之人見他如此只得
回家对老爺夫人細說知幸尚書所了是了 你羨幸夫人只
是过意不去怨一日家 报道廉相公与公子不久将到了夫
人不勝着驚沒奈何着要分付内外僕妇了一番不一時廉清
到家拜見了丈夫丈母此時夫人欢欣相待十分親厚廉清便
不分意又与逢寅相見俱各欣然以見燕清稟過了丈人丈母
然後到鴻漸村來拜見父母 幸夫人就打發了二十個僕從跟

從而去正是

昔日何疏今日親

只因頭角一番新

人情若是無更變

何以知他是小人

不一時廉清到家拜了祖先便拜見父母哥子一家歡樂非常
驚動了遠近村民与往日兒童無不稱羨廉小村又叫廉清到
即向前日之頂礼的牌位边行礼拜慶清見是一個白紙牌位
上無名姓不便就拜因問父親道這是何人的牌位父親却叫
孩兒拜的廉小村道他是我的恩人你今日功名後來的之富
貴皆賴此人他的姓名原叫我问你：就我知道我一向不曾問
得你今日恰又應了他的事真是奇事遂將当初許多情事說

出只因他瘋去我問他姓名他不久死出只寫了一張字紙念
與我所我又听得不明不白說辭不出及至再三問他心叫我
留下這張字紙道尋你兒子後來中下奉人自然曉得你今恰
中奉一如他言說罷用手在牌位之下取出一幅字紙遞與
蕙清看將手接來細看元不勝大喜道原來是葛仙翁父
親竟遇了神仙了的蕙小村听了驚喜道孩兒你怎知他是葛
仙翁蕙清道他寫得明白他說是這裡安身便渴殺了也點水
了沾唇渴字去了三點水是個易字如上草頭合來是個葛字
他又說止不過山人山字添個人傍是個仙字他說曾在侯伯
之上候伯之上是公他說飛不上將兩翅壓在下若相正之角

麟是個羽字加上公字是個翁上說合定來是葛仙翁三字豈
不是葛仙翁答九蕙小村听了不勝大驚大喜道我就疑他不
是凡人竟是葛仙翁來指點我夫婦說罷就拜潘氏與蕙清所
明不勝驚喜亦忙拜下蕙清也拜了四拜完一家欢喜無限
次日又叫他到墳上拜過便打番蕙清依回到幸尚書家來府
縣官見蕙清少年英傑後來前程遠大便竭力起來送旗杆送
扁額十分加厚宗師又行文先送蕙清下幸然後迎接時近鄉
紳紛紛來賀蕙清忙亂不了夫人因情與幸尚書說道女孩
兒一時未有了下落今蕙清在家使我甚是耽憂又不便着人拜
訪你須速去打發他進京去試舉他離了此地我們可去尋訪

若再就遲恐他曉得些風聲就不妙了幸尚書道這也說得是
遂催應清早到京去靜養以俟春回又多付盤纏打發家人服
事就與應清餞行應清每夕要見小姐一面謝他一番不期再
不能見又不便請見正思量無計不期文人文母立刻催他進
京便沒奈何只得帶領家人起身一路而去正是

催去再三催

碩齒之不住

豈是兩無情

各有深心處

却說毛羽自同了幸公子在船中叙明是通家子姪又見年紀
幼小秀色侵人甚是愛他又引他到後艙拜見叔母故親一熟
帶他進京不一日到了京中毛羽便入衙內行事因他要做

好官故秉公矢直甚是夙憲一日閑暇對夫人說道我着這幸

公子一表非俗前日不期而遇似有天緣若將小燕孩兒配他

到也是一件妙事你道如何白氏道我也是這樣想若使他二

人配合真是一对玉人毛羽道只是年紀尚小世女孩兒轉大

他一歲白氏听了咲說道你我做親你也只得十六歲等他明

年做親就是了女兒大一歲也不妨事毛羽听了也就咲之不

題且說昭華小姐與秋萼二人一時改了男粧只指望躲在鴻

漸村公淺家去等事完回家不期出門錯走了路遇着毛羽在

轎中看見只得报了音之各色認了子侄一時事急相隨同到

京中住下毛羽因收拾衙內醫房與他看書他生外就帶着秋

葛服事故此他也安然但時常想到改裝走出至今男装又想
起家中父母忽然不見了我二人不知如今怎樣愁苦又不知
應即近日作何事情未免淒之惻之秋夢暗想勸道小姐不必
如此今日雖然離鄉皆非却完名全節在若守在家中的夫人
逼你改嫁你的性子又到死活存也俱不可知小姐听了點頭
道這也說得是但是我想如今遠隔多時大約貝家之事不見
了我自然無解料想可以回去若只會在此一時被人識破行
藏就不妙了因此時常求毛羽着人送回怎奈毛羽夫奴胸中
別有成見故只是含含糊糊也不說送也不說不送只管因些
不題却說齊無知收了貝公子這些禮物在家十分動火便冬

日與褚媒婆免棍竭力奉承得褚媒婆快活便言計從
無知只叫人到幸家來打听自己的初意還打帳會一會面
與姐之商量將外甥女接來家取巧兒嫁與貝公子去落得自
受他的財禮故在貝家只朦朧許下並未回絕當日見幸尚書
發急他也不在心上沒聽見夫人着急放死也還不在他心上
到沒忽聽見小姐與秋夢見夫人許下貝公子連夜走出不知
去向他便急得没法因與褚媒婆等計道小姐不見了却將何
人去嫁貝公子急了兩日又聽見廉清回來十分榮耀又進京
會試去了欲要悄悄來見姐之不期姐之又改過心腹恨他攪
搗害了女兒不許他上門故不敢來見又過此時貝公子早擇

了成親日子着人來催甯無知與褚媒婆一時只急得走頭沒路褚媒婆便埋怨道不知當初等我來說明也完了一件事你又說千穩萬穩哄得小姐未家的母舅嫁外甥女如今小姐不見了貝家又要來娶人如今得甚麼人送他埋怨了一番終是沒法甯無知也想去沒法可處忽然想了一個主意便哄說道人是到有一個還他到恐怕你不肯褚媒婆道既有了人是絕妙的事了為何我到不肯甯無知知道只是不可對你說得褚媒婆發急道事情到此田地有話趁早商量還有甚麼不可說得甯無知知道為今之計若正經到貝家去說斷然不妥惟有一個兵行詭道去哄騙他方妙褚媒婆道你打帳怎麼去

騙他甯無知知道我看貝公子那裡貪着我外甥女兒的才貌止不過好淫而已大凡好淫之人有一忌二只要有入與他同床共枕就罷了如今只借重你去如此這般到這期滿破與他說明就好大家混賴況且你與他是久相知自只一時變不過臉來就變了臉你說明還他原禮天大事情在你面上也忍住了褚媒婆听了一時含愁叫苦不願欲行當不得甯無知百般撒哄又想別無別法只得說道罷罷拚我身子不着二人便商量做事到了吉日二人已與貝公子說明是幸小姐在甯家私自出嫁萬不可張揚凡事只宜減省公子便等到定更時分方着十數人到甯家來娶不一時到了甯家甯無知做

了主親款待未人褚媒婆也在堂前忙亂了一番便走到房中
打扮起來不一時將錦被遮了頭面窸無知扶坐入轎中轎人
抬起窸無知又對中人說道褚媽方纔入內一時腹痛不便行
走煩列位照顧親人轎子他痛定了就來這些抬轎人只要有
了小姐在轎中那裡還管有媒婆沒媒婆便答應一聲抬着就
走不一時抬到家中貝公子早已穿着吉服所中打火輝煌早
報新人到了便滿心歡喜忙叫侍女扶出轎來尚拜夫也齊入
洞房同飲合歡杯貝公子正打帳到新人身述替他除去錦被
不期新人就往床上去坐只將帳幔低低死抱住不放貝公子見
新人怕羞便不可就未動手動脚只得自己喫了幾杯喜酒便

叫人撒去又出出了裏僕婦將門關好脫去衣巾將灯一口吹
息到床上尋新人不期新人早已脫得精光先睡在被中貝公
子摸着大喜連忙鑽入被窩中的不期新人全無畏縮竟似引
領待客到的一般貝公子滿心歡喜想道原來幸小姐這般有
窸知趣不費我一些氣力于是出身魚往而進不覺大驚失聲
道呀呀褚媒婆見事不諧恐他走脫忙用兩手將貝公子一
把抱住亂鑽亂動道呀呀快些起來下種養娃貝公子見
小姐不是原質正然喫驚要下身來不期接住不出反覺有趣
只得由他動作忽聽見聲音又失驚問道小姐聲音像熟到似
我那人褚媒婆道不是我是那個貝公子听了一聲古怪又要

下來怎奈被新人接業不容下來見公子着急只得大吐道了
鬢快來救命褚媒婆見他着急只得流道公子你不要害怕我
不是別人就是你積年相與的旧人难道你就辨不出來還虧
你時常说再不忘我只今夜就試出你的本心來了早是不曾
有了新人若娶了新人不知我係旧人丟撇得怎樣了貝公子
見說果是褚媒婆方終心定忙問道你為何假裝了幸小姐來
騙我褚媒婆道你不想幸小姐是有夫妇女你怎麼娶得他貝
公怒道既是有夫妇女為何許我叫我行聘又受我許多禮
物明日了不得了褚媒婆道当初原是許你的只因你花星未
有緣恰之行禮過去幸尚書回家看見禮物又報他丈夫中了

解元却又被幸老爺打也打過罵也罵過受了多少苦楚只苦
在心頭也不敢來告訴只說淡來还可挽回不期幸尚書執意
不從你這禮物原封不動俱在寧家明日取來還你貝公子又
問道他丈夫是那個褚媒婆道就是新科的燕解元了他的妻
子那個敢去娶他一個尚書門那個敢去只一聲兒我勸你惜
事忍事方保沒事若要幸小姐這樣人才也還有高似他畱包
官在我身上尋一個好的還你我今夜怕你情急只得來應你
情急難道我还不好貝公子道既有此緣故何不明對我說褚
媒婆道若在日間一世也与你說不清就是緣你的還要做作
使勢要走不虧在手快捉住此時不知你是在那裡去了二人

說明重整風流歎然而睡不題正是

好飲只須千盞酒

賞淫拚却一身緊

任他天火冤家事

轉醉清香已盡銷

却說寧無知打發了褚媒婆出門進來看著這些禮物因想道
我在此只靠得姐夫姐之在外作威使勢如今又算得不好見
面明日貝公子自然到來與我費嘴臉那裡說得他過極不濟
也要退還他日之送我這副厚禮如今這將聘禮俱在我家我
何不受拿了也聘物走到京中謀個小之前程回來好叫姐之
也不怕貝公子了算計已定便將這些銀子包拴在腰間的其
餘禮物盡皆遺下連夜出門逃走而去只因這一去有分教巧

第十回

宦家爺喜聯才美借喝醉詩擇偶

窮途女怕露行藏設被富計拌昏

詞曰

春如水眼前有個人兒見美人見美引喝牽醉結連理。說
來只道深以喜誰知所了驚無已驚無已自愧佳人却非
君子

右調憶秦娥

話說褚媒婆將貝公子一類窩盤拿到貝公子就不言語了到
天明起來二人你看我不看你咲個不止便喫過早飯褚媒婆

就題目公子帶領家人到寧無知家來取回禮物不期走到寧家門前門尚未開褚媒婆連忙上前去敲道我們昨夜這樣辛苦苦還早起來他一個無事人怎這樣了睡敲了半日方有一個十來歲的小子頭來開門褚媒婆等門一開便去入去人到堂中竟不見人急往房中又又不見人因走到床上一看不但並不見人連被褥俱無便喚了一聲忙問道小子頭道你相公那裡去了小子頭道我家相公昨夜忙亂了半夜我自自在灶前睡竟方纔起來不曉得相公那裡去了褚媒婆看了急再看時却曉得這些禮物俱在連忙請了貝公子進來查收及查收完再尋不金即全然沒有便尋箱覓籠放天揭地險不連尋

皮都要翻轉那裡見個聘金褚媒婆方着急道不好了一定是這沒良心的見財起意拐去逃奔了寧無知天殺的害得我好好苦叫一時着了甚急便哭哭啼啼要尋死起來貝公子先前氣惱今見哭得可憐又要尋死只得轉勸他道這事俱不与你相干都是寧無知的拐騙奸計今早晚走身帶千金料想逃去不遠我今會着人稟了縣官着捕追來少不得要与我追了出來褚媒婆所見貝公子如此說方纔住了哭叫家人拿了這些禮物一齊回來貝公子回家越想越恨欲要訴告出寧無知做成圈套用美人計哄他拐去千金又恐怕這事關碍着幸尚書與康解元反为他出力做得不爽利因再三忌弄只着人到縣中

稟說審無知拐騙貝衙千金逃去縣官只得出廣捕文書差人
輯拿又過不多時貝公子的父親任滿來家立刻尋了一頭親
事与他成親貝公子只得將此事隱瞞絕跡不題正是

天边有月便思孤

及此方纔着手拿

空裡未末巧先去

想來原是自家差

却說毛羽一日政事清閑因对白氏說道前日所說華公子白
小燕親事若驟然說起只恐公子未必曉得我小燕才德心不
樂從我欲使他二人或詩或詞各做一首一可知幸公子的才
峯二可顯我小燕能詩幸公子若為小可詩才折服然後求他
言及此事他已來是這你道如何白氏道其爺這論最為有理毛

上

欲

省

羽遂分付家人治酒在園中亭出又使人到書房中求請幸公
子此時幸小姐正在書房中与秋萼言及不能回去彼此憂楚
忽見毛羽着人來請喫酒幸小姐款待不去又恐拂了毛羽欲
去未免又要一番遮飾便十分不快秋萼道他既求請小姐只
索大胆去走走尚在便處求他早些送回也好幸小姐听了方
纔欢喜過不一會毛羽又着人來請幸小姐只得同走入園中
只見毛羽夫婦已在園中幸小姐上前相見畢毛羽道貧姪在
此我因政務經心並無寧刻今日喜得清閑愚夫婦備得一杯
水酒与貧姪作家庭竟日之歡幸小姐听了忙打一拱道小姪
受老年叔之母之恩感恩無已但近日念及椿萱以遺定者每

心戚而未安造蒙見招又不得不去賦而就飲也毛羽道這也不消愁慮須俟春定當使人送回幸小姐听了不勝感謝遂同八席毛羽同白氏並坐了一席幸小姐坐了傍席不一時酒至席上大家同飲了半晌毛羽停杯說道資侄在書館中必然沈酣經史但用工亦不可太過了必為書所困所以古人孝詩以破其困不特文人宜孝即奴人女子亦皆可孝而享美名如班姬道蘊至今傳誦不已故我每於閑暇必以詩訓女子喜得小女有此宿慧近來詩亦可想為我夫婦最愛資侄雄才應是翰苑之流豈無斗酒之能而為此暢飲何不構思措詞或詞或詩見志而使我暢飲也此時幸小姐坐久正要告辭不期

他

毛羽要他做起詩來心中好生不悅忽聽見你說他女兒能詩不竟已自詩興勃了一時忘情便依然說道小姪女不知詩家老年叔善誘又聞燕姐能詩小姪女不敢與香奩爭勝負亦當獻醜以資一笑毛羽大喜遂使人送過筆硯一幅錦箋幸小姐奉筆在手欲向毛羽請韻因暗想道只不知他女兒詩才果是如何想是他溺愛過為誇張我何不在詩中寓褒貶看他可曉得又想道倘或看出來豈不怪我又想道他也是女兒我也

是女兒就輕薄了他也不妨事遂在筆寫了一首七言絕句送與毛羽

接着只見是一首絕句詩的是寓意再一看去上寫道

疑菴疑杏實難倩
想是漫天摘降來
一片凍情無處問
不知春色向誰開

毛羽看花不勝欣喜道此詩吐詞香艷大有深意因看了又看遂喚過一個侍女來說道可將幸公子的詩送與小姐觀看說要小姐和一看未我好賞鑒侍女接詩入內見了小姐送上幸公子的詩道老爺要小姐和他一看老爺要看小姐看完不勝稱羨却又點頭微笑遂取箋在詩後題和了一首侍女持女送與毛羽面前毛羽看完不勝喜色遂付與幸公子幸小姐接看只見上寫的是

欺桃欺杏不清猜

孤見根源挺秀來

咲猜東若休莫問

有時並蒂得同開

幸小姐看完不勝驚喜道原來老年叔有此閨秀小侄偶爾狂言不意令愛小姐道破使小侄抱愧多矣毛羽見他稱贊不勝欣喜因使侍女送酒又款了半晌毛羽說道我何小不欲使賢姪即刃者因有私念存焉我愚夫如年過半百之外止生得小女一人因夢燕入懷就取名小燕今纔十六賦性靈慧為我二人最為鐘愛久欲與他擇一個婿完我天奴之願不意十人不能易得故守字閨中今觀賢侄湖才如班馬欲使你二人結百年之好乞資侄萬勿推辭幸小姐正想着詩中意味驚喜忽聽見毛羽要將女兒招他不查喚了一驚定只得說道

小姪當日遺母命走出原為避親今避一親結親是益彰不孝之
罪矣此事漸然不可毛羽道前日貧墜避出止為其人不能好
合故避而出也今你二人詩意皆相信朕亦且年相似貌相若
非好合而何貧姪若慮尊公尊堂有言候我成親之後我遣人
致書于尊公亦必樂願幸小姐再三苦辭毛羽說道才人
難得我意決矣不必過辭的幸小姐見他苦逼因暗想道我若
再推辭就不能相安不如暗謀計遂不言白氏又在傍相
勸幸小姐只得說道這且慢作商量毛羽夫婦見幸公子說出
慢作商量知自有意不勝歡喜又歡飲多時方纔席散幸小姐
到了書房細想其事只暗好笑秋蕙見了因問小姐今日喫

酒回來乃何這般歡喜莫非毛老爺許送小姐回去麼小姐道
不是送我回去是飲酒中間叫我做了一首詩不期他女兒也
做得一首他夫妻看見我二人唱和的有情有趣甚是歡喜遂
將他女兒嫁我苦逼我應承你道不是好咲麼秋蕙听了
大驚道這件事是個愁帽兒小姐就該便回他了為何還要道
小姐道你這痴子我怎麼不回但他老夫妻二人一團高興反
在我面上用了無恨的恩情怎好就這下臉來排他之意掃他
之眉只得回他且慢作商量秋蕙道小姐你回得不好了慢作
商量就是承了他們認真做起事來我二人在他所中問你此
時怎敢保得不露出本相來小姐道我暫許他成親再作算與

臉

你悄悄回去方纔得，沒事若作此極身寔也回鄉不得秋暮道小姐怎看得到去這標容易当初我門出門原只說是薦家路近故此大胆而行後來錯走了幸遇着他們的故得將計就計暫居於此小姐只合裝聾做啞求送回為何又与他女兒用才競奪比較詩才做了文字相知你貪我愛使父母想到招贅之事幸小姐道你說話就是羞了我是女子他也是女子我為何貪他愛他秋暮咲說道小姐聰明一世怎這般一時懵懂小姐自知是個女子自不貪他，見小姐眉無黛綠面如傅粉只認是潘安子建却怎叫他們不貪你愛你他們既貪愛你一旦逼迫成親却如何區處小姐道去不可住又不可叫我無法奈

何只好隨他逼迫罷若到臨期說明我是女子也只索罷了秋暮道若到事急說明女子則親事自然寢矣但又有慮不可不知小姐道又有何慮秋暮道小姐與我了然一身在數千里之外得以安然無恙者人之道是男子也若由此而打破机關使人知是女子毛老爺也難作主倘輦轂之下又有豪華如具公平的無扶危之人幸眼無親豈不危乎幸小姐听到此還不禁大驚大駭一時急得沒法連酒都醒了只得說道想來想去別無好策還是同你悄悄回去的好秋暮道回去可知是好但回去又有回去的不妙小姐急問道回去有甚不妙秋暮道若要說明公然回去毛老爺既思量我費自然不故若要私走

我打听得京師地方拐騙成癖奸人出沒小姐與我豈是這般
改裝然行住坐及之間未必能避避一時露于人那時孤身
一女進退無門就不妙了小姐听到此時惟有暗住之想了
一今更對秋葦大咲喜來道我今有一個妙計是為千秋佳計
秋葦忙問道小姐有甚妙計小姐道我如今進退無路莫若將
計就計與他成親秋葦听了大驚又大咲道小姐怎麼與他成
起親來小姐也咲道成親是假像但是寔我如今只須如此這
般豈不為期有日秋葦听了不勝歡咲二人又算計了一番方
纔而睡不題正是

一邊說真耍嫁

一邊若之推醉

不之這番算計

至今必得我背

却說廣清被幸尚書羅過進京會試只得拜辭起行帶了家人
去了京師又因場期尚早便在王泉山作寓廣清在寓中坐了
一時及又坐著不耐煩起來還帶了一個家人終日到城中各
處游玩此時天下童子但各紛之到京傳聞廣清少年解元人
之願與結交只因這一結交有分教看不上自驕氣不過自妬
不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幸小姐借溫存巧弄機關
廉解元囚嫂罵暗遭哄騙

詞云

雙粉黛兩蛾眉各自裝成
知是誰恨裡鴛鴦只有分夢中
雲雨定無為

又云

遭斥妬逞才驕
聲氣逞來兩不調
只道無嫌直
誰知
有路接扶搖

石調雙去了

却說蕙清在玉泉山作寓便日之常了一個家人尺得覽那
幽燕山水出名勝跡的所在先前還無人曉得到了後來人
見他翻少年少氣慨凌雲又訪問知是湖廣孝感縣人新科解
元蕙清一時傳聞就有許多好名之士皆來與他結交蕙清不
拒不追一一款接到了飲酒論交娛之不休人皆悅服且聲氣
中真正文人往來不火就驚動了一班附名之人也朝夕往來
內中有一個多財秀才姓錢名萬選家中富豪無比不去受享
他自有之福偏要在文人名士中討若喫他喫了若却欣然
只道是甜這此文人名士因他昔趨承撒漫便假眼瞎贊揚他
幾句讓他喬裝做各人體面這錢萬選外面裝體面却自知

胸中無物恐人不服只得又暗求人代做了許多詩詞文字
刊刻了送人以博美名今所見蕙清年少多才又是解元便私
心向慕就來拜望蕙清知是朋友也就答拜過錢萬選就
下帖請酒又邀了三四孝人相陪蕙清不知深淺因而赴飲的
飲酒中間見中孝人皆你孝錢萬選以為名士又見錢萬選高
談闊論全無忌憚竟以名士自居及所其所談盡皆盜襲先生
腐儒之皮毛並無一字可入于耳心甚薄之欲要舍之而去又
恐当面失之因留心要試他試飲到半辭之際蕙清因問錢
萬選道小弟遠人不識京師言跡出處竊有一事要請教錢兄
不知可否錢萬選見蕙清教于他快不可言因答道不知如何

事倘老馬有知自當報命。清道人問得這地有一地各種玉
田不知其名起于何人。如今此田還能種玉。錢兄見問廣博
又且上居于此必知其詳。幸不容見。教錢萬選听了那裡如此
影響又不好竟回只得做笑說道。天下古跡原有負虛名而無
實事者。蘇兄不可泥虛名而認爲實事。凡曰皆士也。只可耕種
樹穀。又非崑崙焉能種玉。田各種玉者。不過因肥腴而稱之。以
美耳。若田果能種玉。則又能種金種銀矣。蘇清听了大咲道。錢
兄快論。足可以破古人之荒唐。却喜古人無知死矣。若使古人
有知于地下。則未免要咲錢兄之荒唐矣。還有一說。天下事若
盡虛而無實。則錢兄萬選之青錢將無未經之選乎。說罷恰

大咲將手一拱道。承教。竟起身出門而去。錢萬選安对了幾
句。正以為遮飾得妙。欣々得意。不期又被蘇清這一掃。只掃得
白反紅。熱後個地縫可鑽氣。得痴呆不坐在椅上。竟像死人一
般。半声不做。轉是同席的三四個齊人看不过。只得代他說兩
句不平的言語道。這蘇朋友忒也放肆。這種玉田。总是錢兄不
曾詳考。一時對差了。也是論古之常。不為太過。怎應得裝出這
般空調來。殊可咲也。又有一個說道。他一個湖廣遠方人。只說
中了解元。不过只是個同袍。未為大遺。錢兄亦廣富俊士。相去
不过一間。今日做主相邀者。益欲廣交耳。未必便不如他。未必
就有所求。如何竟放肆若此。令人可咲了。又有一個說道。古

人原有言少年登科大不幸也。爾兄莫要怪他。總是少年登科不知世事故此狂為此取禍之道也。錢萬選又羞又氣呆了。半晌所見中人數語。廉清許多。不是方纔轉過氣來說道罷了。我錢萬選一未為人所辱。怎今日好意請這小畜生反受也。一肚皮惡氣。就明與他做一個對頭。我也不怕他。也無法奈我何。內中有一個幸人說道。錢兄弟與他做對頭。這對頭不消明做。只要暗的。算計他。就教他用受了錢萬選。忙問道。怎生暗做那。幸人道。餘且慢算。為今之計。且先算計他不中進士。便是第一着。錢萬選道。他的進士中與不中。自在主司。我們如何低算計他。那幸人道。只算計他使不入場。便無場外中進士了。錢萬選道。他渡湖廣數千里路。到此豈肯不入場。那幸人笑一咲。因附着錢萬選耳朵。說道。只情如此。便自不得進場矣。錢萬選听了。連聲稱妙。只一時歡喜起來。復與中人暢飲而散。正是

自家不怪李無真

恰白將來只惱人

惱到含羞成怒處

何思毒計言其身

却說三四個幸人受了錢萬選之意。欲要借酒哄騙廉清。不入場。便取了錢萬選的使用。大家輪流廉清。欲要混做相知。便好下手。一日大家喫到半醉之際。因問廉清道。前日年兄所問的。種玉田小舅。何亦係遠人。俱坐不知。望乞見教。廉清咲道。這也

不是甚麼隱秘之事凡廣興之書皆載于上這種玉田地方有一人叫做雍伯常作義舉以結舍道路之飢渴者力行了三年全不怠惰忽一日逢了一個異人傳授二石子與雍伯道種此可成美玉之種成當得美如雍伯信之因種在田中時雍伯尚未娶問知徐求有女甚美欲求為婦徐氏知雍伯素貧因難他道若要成婚除非有白璧一雙方終許婚雍伯想起異人授石種玉之言还走到田中種玉之處輕輕掘起果得白璧一雙遂聘徐氏此千古結婚之美名錢萬選強不知以為知豈不可笑中奔人道原來如此小弟寧不知敬服之遂又細報知錢萬選錢萬選一發仇恨不願却說幸小姐為毛羽招婚之事

因與秋萼細之商量知道逃却不得便安心應允待成親再處毛羽再說及親事幸小姐便不推辭毛羽甚歡喜次年幸小姐年已十六小燕年已十七可以成親便與夫人商議着人選了二月十五黃道吉日打點做親不多日諸禮齊備到了正日早已華堂結綵鼓樂喧天十分熱鬧初到傍晚裡面打發了裝送出華中潤服秋萼與小姐打扮起來真是個風流年少打扮完就是儂扮樂人來迎請新郎到門毛羽同夫人已戴了烏紗鳳冠俱穿着大紅吉服齊立所中又拜不一時丫鬟侍女又簇擁着小燕小姐出來先與幸公子同拜了天地其次拜了毛羽岳父岳母然後夫妻交拜之完待其就扶着小姐與幸公子同

送入洞房共飲合歡筵席二人坐定侍女遂將小姐盥頭除去
兩人觀面一看你愛我是玉人我愛你如仙女幸小姐心下還
明知是虛喜毛小姐那裡知道是虛只恐做是真一嫁了這等
一個美丈夫心中好不欢喜但是初見面不好開口原是幸小
姐先開口說道小姐好佳作耶當日我小弟初到于此但問小
姐的芳名却不觀小姐的嬌面因後父苦索題詩一時不知深
淺故妄以桃杏相猜今日親覩玉容方知牡丹尚當遜席何有
于桃杏比擬失倫怪不得小姐一筆將說杏扶過而不許問弟
知罪矣但蒙小姐所許並蒂同開不知此時此際可笑得並蒂
可笑得同開乞小姐教之毛小姐听了初但微笑含羞不答及

幸小姐再三致問方低首答道賤妾蒲柳之姿蒙君子疑桃精
杏妾愧推譽過情故猜東君莫問非輕薄矣杏而我東君莫問
也至于並蒂不並蒂同開不同開富問君子賤妾不知也幸小
姐因咲道此三事若要問弟今若親近小姐于花烛之下的可
謂並蒂矣至于同開幸小姐說到這便縮住口咲而不言毛小
姐見了不勝驚訝道即君不言自是不願同開不幸小姐既道
已並蒂烏有不願同開之理但高聲原有待耳毛小姐道不知
是花待春風不是春風待花二人俱說得咲將起來此情即當
女俱在傍伺候見新人典新即後咲之斷有人港之意便姿
趣撒去酒席請二人到床上去坐

小姐見侍妾門出去了便放下了簾兩幃幔親自与毛小姐
輕鬆綉帶解脫羅衣毛小姐見幸公子百般軟款子種溫存便
也不十分作嬌羞之態逆他之意既逐他解衣之勢連着小家
鑽入鴛衾之內還只疑新郎定然与從來捉不期新郎自入被
時却也穿着小衣不脫不知何意言得則轉身子朝着裡睡幸
小姐見了忙用左手伸入毛小姐臂窩之下將他頭頂扳回貼
着胸前因却用右手在他肌膚之上細細撫摩直撫摩得毛小
姐渾上蘇之麻之茸也不敢做心下只言做君子去妻是這奇
斯文少不得慢之侵犯將來不期幸小姐此時已微之喚了兩
杯撫摩了一回竟與響的睡了毛小姐見新郎睡去用暗想道

吾聞夫妻合卺未之况為雲為雨新郎為何見尔个貴狀若說他小
子不辭却又憐香惜玉終然有添情若說他司空見慣為何這
弄讓个君子若說他險嫩怕羞我着他方終解帶寬裳却又不
似怕羞模樣一時千思萬想再睡不香妾拚个身却又一個身
子被新郎緊之勾住兩隻膀又被新郎系之壓住上身是肉貼
肉下身只着隔兩件小衣念語多動一動微之的有英如珠却
又下可推他只得耐着性兒尋思過兩了半晌便耐不定偶
將身子歪側了一側不期早已覺醒了新郎幸小姐醒將轉來
見壓緊了毛小姐毛小姐竟未睡十分沒趣因喚謝道小弟
一時為酒所困不覺妾之陽春酒是小小之海無味妾王喜

負雲雨千乞小姐也。或說道：裏王已入陽臺，未免作兩雲之夢。却又夢入陽臺，由此看來，則陽臺止供人作夢，幸小姐所了。因咲一咲，連忙捧定毛小姐的香腮，低低說道：裏王不是無夢，蓋有一段隱情，不可告人。故先說個夢，裏王有待耳。望小姐憐而成全之。毛小姐道：即君既有隱情，又要成全，何不明告妾共作商量。幸小姐因說道：不瞞小姐，說我之避居于此者，原因家母以不悅之意，婚相強，故行推辭之耳。若論行叔避地，不遵母命，已非孝子。然而婚姻大事，不願妾配，誰人就可諒也。若像今日自擇好逑，竟不告而娶，是為子者，只知有婚姻，不知有父母矣。罪不重于山丘乎？昨蒙岳丈美意，若論父母之命，本該

當從而第思，其犯不孝之罪，以從者恐失小姐之窈窕賢淑耳。今已冒罪成婚，若再貪瑟琴之樂，而竟放于飛，則是置父母為贅矣。豈孝子之所為？我不得為孝子，則將累小姐不得為孝媳矣。其失豈淺鮮哉！故我今夕欲求小姐念夫妻之情，天長地久，不在一時，且暫耐，須更容為告之。孝然後朝暮樂于陽臺，未為晚也。庶可于不孝之中，尚存孝之一線。不知小姐肯念我之隱情，而相憐慨，以否？毛小姐道：學來即君有此隱情，妾與即君既已許結同心，則即君之隱情，即妾之隱情，有何不念？但妾念即君之也。須念妾幸小姐听了大喜，道：小姐念我全我之孝，我念小姐包管小姐終身之樂，如不相念，有如撥日二人說得

合心便在彼寫中別是一番欢喜方纔睡去正是

驚鳥但容交頤睡

花枝只可並眉看

巫山巫峽開雲雨

木許雲窗一向吹

到了天明起來所相親過次大家梳洗畢便同出房拜謝丈人丈母既完復到房中梳洗十分親愛傍人看見次不道她尚未被瓜幸小姐續了一會便走到書房中未與秋喜說道被窩之計說到許通了他不知當時方能回去秋喜道只許他回去成親則毛小姐自然安幫着小姐來他父母爭當初之一人求如今是兩人求定然有個還鄉的時候了小姐不消着急只要好好安慰安小姐為奴幸小姐道你說得是遂朝夕過

得存之與毛小姐在閨中須要且按方不題却說廉清被三個的同袍終日你請我邀在醉鄉的下方知不覺早到了二月初八日廉清正打點入城進場不期三四個弄人又携了佳釵美酒到廉清下處來說道進場的卑城裡四下處人多鬧炒未免禁得心焦我們且在此暢飲一過待到一晚大家同去也不準廉清見他們也要進場的只得同飲不必有心策計無心所你情我疑這個輸了那個又素與尋有共笑得有趙廉清是個豪爽人被他們其言豪語說早與他酒就乾直與得如軍吏部一般竟醉倒玉缸連人事不省見他醉倒欲上得計便一齊搬下他進城入場去了

人灌醉只有一個老家
天色已晚又見中人不顧
只得走近身也亂推亂叫
相公不好了天色已晚城門已關
了相公已入不得城了這
怎麼處廉清在醉裏却喜得
還明白所見家人叫喚着
了一急連忙將醒問道
他們可曾去麼家人道他們只領自己
見相公醉倒都大哄入城
去了廉清又急問道此時
是甚麼時候了家人道將
要起更了廉清听了大怒
道原來這時個畜生是報
弄害我喚我大事此時酒
都急醒想了一會道你快
隨我來走叫開城門家人
將場中所用之物帶在
身也一人赶到城下城門
已是關得鐵桶相似有無
數

軍兵提鈴鳴號的把守廉清只急得沒法家人說道這城門
不得我孝感縣的城門任是三更半夜一叫即開這是京城
小軍兵把守如何叫得相公只好回去寵妻清也沒奈何只得
嘆氣恨人欲回原路忽見別面一陣灯笼火把一如白晝而去
廉清遠望見寫着祭院一字心中大喜連他對家人說道這
官府必定進城我今只得
見機而進你不可隨我只
肯我進了城你便回去罷
就在家手中接過場中所
用之物藏在身邊即悄悄
躲在人家的簷前忽地一
時官府轎子過去廉清
空跟在轎後隨着衙役一
會走到城下守城軍卒
即便開門轎子進了城門
廉清混在衙中一闖而入
守門見了廉清只認

做是門子便不查問衙役
解元進了城滿心欢喜自
見六街三市尚点着灯火
而行只因這一末有分教
不知後事如何且所下回
分解

第十二回

令眼惑衣冠不識舊時人
熱心得情散立救當場禍

詞曰

顛倒思中港末
誰是誰非誰
○ 禍本無端情多不諒正人常受好人
○ 裁方與以息風和浪

右調踏萍行

話說無清被
情混進末你道察院是誰原來是毛羽他奉着在外散給軍糧

進城甚遲先着衙役分付守城軍卒一到即開蔣清奏巧進了城中湖明貢院所在一徑走來見紛紛奔子在那裡听点蔣清打听点到湖廣即指上去第一名点着蔣清應名而入蔣清到場中人號房定氣凝神聽了半夜到五更時候得題目到手便不疾不舒安閑做去果然胸中有字筆下有神做得篇篇如錦綉珠璣做完自己反覆細看十分得意時方午未交卷出場之外家人早已接同回寓所蔣清甚欣喜过了三場完畢蔣清仍舊去看山看山游行取樂這幾奔人与錢萬選正要來笑蔣清不曾入場以消前氣不期早有人傳說他已完過三場中奔人听了不勝大驚道他已醉死如何得去佳處有甚神乎及

再着人細打听方知是察院進城帶進來的甚竟沒趣又恐他中了進士要來執仇便再不取來相見又過不得數日春闈揭曉蔣清早已中了第一名會元報到任處蔣清十分快活這回中奔人皆不得中只知与錢萬選又撒轉面皮俱備厚禮來奉賀蔣清也不計較只談笑相笑而已到了殿試天子駕軒主試閱臣閱卷中奔子一齊攜恩閣臣取了三名呈上聖覽天子見蔣清策中條對合意竟將御筆点中第一甲第一名狀元蔣清天子親啟王音命宣蔣清上殿蔣清承旨俯伏階前天子龍目看去見蔣清髮總弱冠只好十五六歲天顏大喜因問道朕現汝策中簡潔洋明真是個老成之士的不意尚在髮年季力

如此克足直可喜可愛又因問道汝年幾何廉清俯伏奏道微
臣今年纔交十六天子又問道汝幼讀何書而孝問至此幸清
奏道臣所讀之書是人臣所讀之書但孝問之理則由心所取
臣非孝問異人寔應陛下之泰運而生今蒙陛下之洪恩而特
賜臣狀元天恩隆重臣草茅寒士何敢仰承當鞠躬尺縻以報
萬一天子听了點頭大喜遂諭中臣道廉清乃朕得意門生已
送不可如旧例頒加厚以副朕懷廉清謝恩過不一時簪花披
綵退出朝門早有府縣并各方奉旨將執事鼓樂旗彩擺列得
齊整整倍過往日廉清十分榮耀正是

身登黃甲已峰榮

再占龍頭已係榮

更負一番奇特處

九重天子認門生

廉狀元騎了紅纓白馬奉勅先往內苑游起早驚動了各院宮
娥俱爭看小狀元廉清內苑游完然後游街三日無人不道狀
元少過未有便迷上喜欣有招贅為婿之意廉清曉得恐生事
端便着人刻刻亭齒錄填了元配李氏自此無是無非在京中
榮耀不題却說幸尚書與夫人打發了廉清起身之後差入各
處訪尋却無宗影暗了叫苦因而想道既是小姐短見却又同
秋墓出門豈有兩人同死之理况且又無寔跡畢竟還是有人
收留藏匿不出只要着家人到四下細了訪問不得說尋小姐
只說幸府身見了使女秋墓不尋訪方時終無影跡幸尚書與

夫人只得求神問卜又俱說不是傷身不久自有左圍有日夫
妻只是疑之惑之幸尚書只埋怨夫人發怒完了幾年又不覓
春元过半幸尚書對夫人說道此時會試已過不知廉清如何
功名有無到也罷了只是他回來要娶却將甚麼人還他豈不
是件大苦之事夫妻正在愁苦之際忽家人慌忙來報道外面
報人報說廉相公已中了會元了請老爺出去打發二人听了
又喜又苦喜的是女婿成名苦的是女兒不知下落却又沒奈何
只得走出來打發了報人門庭又是一番熱鬧過不得一月
早又報到報廉清殿中了狀元一時鄰里皆驚稱說廉清這中
三元這番熱鬧池前大不相同一時府官縣官以及合省官員

俱到幸尚書門上賀喜幸尚書便終日迎官送府的忙亂不了
幸夫人只着人到廉小村家數之送禮不題却說幸小姐一時
高興与小燕成親的只說就可送与不期因循躑躅便日之擾
心吊腹夜之魂夢皆驚日間又不敢十分与小燕親近交言恐
怕他看出破綻只得推說坐在衙中悶要往外面游賞散心
便同着秋萼上街閒走只到傍晚終且一日二人走到長安街
上忽見一個官長騎馬唱道而來二人閃在人家門口讓他不
一時馬到面前二人將他一看只見這官長年紀幼一頂小紗
帽蓋着垂着的髮一登觀得面如抹粉外好看那官長在加上
气昂昂的也將他二人一看就过去了幸小姐見了大驚道對

秋葦說這位官員到像燕郎的面貌一般為何天下的人有如此相似秋葦嘆道燕相公日在家中豈得不上一年怎得就會做官遂是面貌相同小姐不必猜疑幸小姐听了點頭道這也說得是因而問人傍人指說是新科的狀元二人听了也癡癡而為去正是

臂目分明是旧人

衣冠改換轉疑新

貧窮富貴時之變

何處何時去說真

不期這日回來甚早不欲就到小燕房中去便隨步走入毛羽的書房中只見棹上堆着許多的本稿便開了看一番又見傍边堆着許多未往的名帖幸小姐又隨手翻着忽揭着一個大

紅的全柬只見上寫的是年家晚生燕清頓首拜九個頂大字看完不勝喫驚道這又不是奇事麼方纔這官是面貌如燕郎相同或者相像有之怎麼又有同名同姓之人來拜又不知這是何等樣人因又看道他寫這般大字的必是一位顯者我如今何不云問那假大人就明白了遂出書房遂入內的忽聽見內外皆喧嘩嚷亂中家人紛紛走幸小姐看見喫了一驚不知是何緣故忙問家人只云只將手亂搖跌足道公子快來內芝若爺不好了說完如飛的走了出去幸小姐听了大驚只得走入內來只見夫人与小姐俱失儀一團連忙上前問道岳母与小姐為着何事如此悲泣毛夫人見幸公子走來只得停哭

說道賢賢呀部丈人被出着喊即軍根奉旨拿問已送到的三
法司審問去了不知審得如何若是審實我們性命俱有叫誰
保了說罷大哭幸小姐听了急得没法也哭起來便一齊大哭
了了半晌幸小姐只得寬慰他母女道岳丈為官清正朝中自
有公論決然無妨况如今事已知些岳母亦不必過悲必須着
人在衙門前料理要緊毛夫人听了只得停哭忙着人去打听
不一時家人來說道問官今日有事只將老爺送入獄中候審
老爺叫小的來說請夫人小姐與公子不必着急事有可辦大
約無妨夫人又着人送東西到獄中去了由此一家大小驚惶
不題你道毛羽這番做官道正為是紀起法未原來毛羽當時

做理刑的時節有一書吏姓胡名賴毛羽訪知過惡多端要皇
他定死不期他先曉得風走便連夜逃入京中投在大衙門內
坊边毛羽見他逃去也就不追究于誰知他在京中怀恨毛羽
誣造款頭便將毛羽削職回家毛羽在家住了數年方謀得行
取進京做了御史這胡賴惡念未消每每未算計毛羽見毛羽
不似前番無隙可乘恰好一日兵部着委毛羽在城外給散軍
糧他就不勝欢喜便暗裏串同了几个兵丁說毛羽減糧肥己
遂連名出着在兵部見具着告軍糧重事便請旨拿毛羽
着三法司審問竟不問緣由將毛羽在獄中審明定奪的這日
拔尉拿着毛羽走進衙門恰好憲請他自在街上行走見拿着

一位官員便驚問道這官犯了甚麼事衙門中人見他是個官長便說道這御史毛官長前奉兵部差委二月初八在城外給散軍糧有人告着在部說他減報肥已兵部奏請故務未勘問的廉清道喊糧可有寔批麼衙役道不曾經審焉知他有批無批廉清道可知這出着人是谁衙役道這個我們不知道廉清所在腹中便一路尋思道他說二月初八城外發糧的御史豈不是帶我進城的這官員麼我今得弟身榮全係他帶我進城一向正欲訪明謝他不期就是些人如今見他落難湏設個法兒救他出來方好我方纔見他行動也不似個奸險貪婪之輩只怕內中必有委曲只不知苦楚的是何人思了半晌忽想着

我有主意了我今只消在兵部衙前留心訪問便知他有私懇私再設法救他到了次日廉清便換了巾服書生打扮不在衙役跟隨只帶了一個家人便悄走到兵部衙前行走一連走了兩日這日定走得倦不便走到一個僻靜小巷見有個酒店廉清便走入店中坐下不一時酒到送上酒末廉清正坐着喫酒忽見三四個軍中模樣同着一個人來喫酒就在廉清對席坐下這些人喫得甚高興的喫有半晌內中有一個忽說毛羽這事不問斬罪也要問個克軍又一個說道福生這幾日問官有事沒工夫審問不出此時也要壞他一層技了又有一個說道大約也只在明後日結局又是臨審時要借重列位一口喫

定明日事完小弟自然重謝中人肯說與我們知己兄弟何在
相謝說罷便呼盧暢飲早被廉清細心所明便不久走出門外
悄悄對家人說道這喫酒的人你留心有他頭知此這般家人
會意廉清便一氣走到巡城王御史衙門前將鼓擊了三下守
門人大驚問道小相公有何急事擊鼓廉清道我不是別人我
是今科狀元有急事要見你老爺可速去稟明衙役便連忙入
內去稟王御史聽見擊鼓連忙走出衙役即跪稟說明隨即擗
門廉清走進王御史連忙迎下堂來正要叙禮相見廉清忙止
狂道且不暇及此晚弟今有一事要借重老先生助我一臂之
力鈿奸扶危便將毛羽為小人設陷有屈無伸已送法司定罪

今我私行適于酒店中遇着毛公仇家合計中害現在酒店中
乞老先生念及同寅被人無辜中傷火速差人同晚弟去拿贖
問則毛公之冤可立伸矣王御史听了大喜道原來如此直至
寅翁之福也隨即点了二十名番鬼手跟着廉清搶入酒店中
這班人正喫得高興忽見許多差人搶到面前不由分說一索
纜翻中人分辨廉清喝令押着一齊到三法司衙門來廉清一
徑走入着人通報法司即出接見廉清遂將這些人在酒店中
商量暗害毛羽細心說知道毛羽受此小人毒害見老先生審
出真情則朝廷之法無枉矣法司听了大怒立刻將數人夾打
那四個兵丁方招是胡顛叫小人出着毛老爺的馬小人們無

千胡頓見說出真情知不能隱瞞只得實說道小人当初原是
毛老爺向日書吏只因有仇希圖報復陷害是寔遂將昔年之
事說出法司審明是胡頓挾仇計陷毛羽大員遂將胡頓反坐
處射其餘問軍一面行文覆部該部即一面清音赦毛羽出獄
原官供職廉清見問官審明救了毛羽平勝快活便辭了法司
而去正是

奸人一動有好生

賴有傍觀善察情

不独被謔人受惠

朝廷刑政也清明

却說毛羽一場大禍也不消審問一旦釋放還官報入獄中毛
羽竟不知是何緣故驚之喜之出了獄中早有本衙之役迎接

會讀書真是奇事幸小姐听了這些緣故果是他丈夫廉清心
中十分快活却不敢見于顏色只得說道他今救了岳父也要
等做報息了說完一時心中沒法起來便尋秋草商量只因這
一商量有分教今日双飛明朝双宿不知後事如何且所下回





